

# 论浙江服饰艺术的地域特色

李采姣

**摘要：**从浙江服饰表现技法上的多样性、表现方式上的创新性、表现材料上的综合性等三方面入手，分析浙江服饰艺术独特的地域特色，认为浙江富有特色的地方服饰文明的形成，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浇灌，亦是浙江女性对中国乃至世界民俗的贡献。

**关键词：**服饰艺术；地域特色；多样性；创新性；综合性

**作者简介：**李采姣，女，副教授，硕士。（宁波大学 艺术学院，浙江 宁波，315211）

**中图分类号：**TS941.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1-0109-03

浙江服饰艺术是浙江民俗艺术和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图案艺术、装饰艺术、染织艺术、象征艺术，对于今天的服装工艺、设计、装饰、编织，乃至现代印染，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此外，服饰作为早期人类生存的重要方式和组成部分，具有原生态的人类学、文化学意义。透过浙江服饰的外在形式，能够揭示出该区域内早期人类的思维特点、价值取向及其审美、自我实现等需求，这对于浙江早期文化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切入作用。本文试选取其中的地域特色展开相关论述，以便对浙江的服饰艺术作一简单梳理。

## 一、浙江服饰表现技法上的多样性

这主要体现在针法上，如宁波鄞州的盘金绣、胖绣，台州地区的雕平绣、十字绣等；各种针法的巧妙运用，让简单的花卉和人物变得立体和复杂，从而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

盘金绣是众多绣针法之一，条纹绣的一种。亦是平金绣的简化，作装饰绣品，起美化与调和色彩的作用。经常与打子针一起运用，组织针法。以丝绣图案为依据，将金线回旋，加于已绣或未绣的图样边缘。绣线有“双金”、“单金”之别（两根金线并在一起绣称双金绣，一根金线称单金绣），一般以双金为主，因其线条方向依样盘旋，故称盘金绣。绣制时金线头要藏好，绣时要注意轮廓线条的正确。盘双金线时，如遇有交叉的图案，可将近交叉点的金线、单线向里盘旋一圈后，回出与原来的金线再合并，按顺序进行，以减少起头、落头的手续。钉线色彩要与刺绣色彩相呼应。宁波的盘金绣手工艺曾经辉煌一时，与“四大名绣”竞相争辉。唐代鉴真和尚曾居住在宁波阿育王寺，东渡日本时带去了我国的木雕、漆器、彩塑佛像及金银绣千手佛等艺术品。金银绣千手佛至今仍被日本奉为国宝。明代时，宁波绣庄集中于城内车轿街、咸塘街，专为寺庙、婚嫁及官府贵族定制。如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日本83岁的了庵桂悟到宁波，明武宗赐住持宁波育王山，并赐“金襴袈裟”，由宁波府制。<sup>[1]</sup>除宁波外，浙江其他地方的盘金绣技法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如绍兴、杭州等地。杭绣源于汉代，分为“宫廷绣”与“民间绣”两类。“宫廷绣”专为皇室成员绣各种华丽服饰，“民间绣”主要绣官服、被面等民用装饰物品。清初时期，杭绣规模宏大，杭州城内刺绣手工业者多达300余人。杭绣种类多样，刺绣手法精湛，刺绣针法颇有讲究，且分门别类为十余种，这其中，以盘金绣、包金绣等最为珍贵。其绣品具有“金碧辉煌，针丝细密，层次分明，图案美观，超凡脱俗”等特色。总起来看，浙江的盘金绣技法广泛应用于戏曲和佛教寺庙，表现题材主要以民间喜闻乐见的龙、凤、如意、麒麟、梅兰竹菊等吉祥图案为主，形式上则吸收了敦煌画中藻井图案及戏剧补子图案等的排列组合方法，创造了独

具特色的地方风格。

雕平绣是浙江台州地区一种独创的民间绣法,采用雕镂和刺绣相结合的制作工艺来绣绘百姓喜闻乐见的葡萄、玫瑰、芍药、萱草、忍冬等纹样。雕平绣是平绣和雕绣的结合运用,也是“加法”和“减法”的综合使用,平绣属加线,有凸浮效果,是加法;雕绣雕去纹样部分的底布,属减法。正因如此,雕平绣在表现技法上就比别的针法要复杂得多。台州的雕平绣技法经过几代、几十万绣花女工近百年的创造和传承,其工艺从原来的刁、包、绕发展到抽、拉、镶、贴等200多种工针,逐步形成了“图案秀丽、花形多姿,针法活泼、绣工精细”等富有台州特色的地方风格。就拿包葡萄这一工艺来说,台州刺绣女工创造性地发明了一手“包葡萄”的绝招:刺绣时垫入白净的棉花,用打底纱铺垫出凸起的半球状,外包丝线,以“针洞”和“包胖”针法,使一颗颗葡萄图案圆润晶亮,视若浮雕。而抽、拉丝绣衣则是台州刺绣的另一绝活。它主要依托的针法是抽和拉,即在图案所需部位用剪刀将面料的经纬丝缕有规则地抽掉或留空,然后用绣线将抽剩的经纬组成新的结构,有的像筛孔,有的像凌花……。笔者曾在2007年的暑假全面考察了台州地区的雕平绣技法,收藏有清末民国初期的童帽、童鞋、涎兜、腰带、背心、挂帘等民间服饰品。在这些服饰品上,台州女性采用垫绣、旋针、套针、戗针、压针等针法的交叉运用,分层刺绣,分色晕染,使每件服饰品都充满艺术气息,且富有装饰味。

## 二、浙江服饰表现方式上的创新性

头戴凤冠,脸遮红盖头,上身内穿红绢衫,外套花红袍,颈套项圈天官锁,胸挂照妖镜,肩披霞帔,再挎个子孙袋,手臂缠“定手银”,下身着红裙、红裤、红缎绣花鞋,这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传统新娘的造型。在这一身行头中,浙江女性为了突出自己的智慧和巧思,大多会提前三至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嫁妆。因为嫁妆上的图案和布局往往能够全面衡量女性的聪慧和机智,也是女性在婆家和众亲戚面前的一次全面亮相。所以,每位女性都非常重视嫁妆的设计和刺绣。图案上既讲究呼应,也强调喜庆。在配色、选料以及安排上,都包含有一定的寓意。如“红配黄,亮堂堂”,“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青紫不并列,黄白不随肩”,“红搭绿,一块玉”,“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黄马紫鞍配,红马绿鞍配”,“光有大红大绿不算好,黄能托色少不了”,“艳不俗,淡相宜”,“色多不繁,色少不散”,“草绿披粉而和,藤黄加赭而老”等,浙江女性遵循着祖宗留下的配色规律,在每一件服饰上都精心地安排色彩。不仅考虑主色和辅色的关系,还兼顾底色。此外,在图案上的用色,亦真正地发挥出浙江女性高超的写实技巧。如绣绘牡丹图案时,花头用浅粉色,中间用粉红色,尾部用玫红色,这三种色彩的穿插运用,突显了牡丹花的娇艳与富贵,既尊重物体的客观形态,又反映了物体的人文精神。

在服饰品上绣字,也是浙江女性的一个特色。她们喜欢在领口、袖口、裤口、腰带等处绣上表达自己心声和祝福意愿的文字。在字体的选择上,篆书、隶书、楷书均可,甚至行书也被她们用在了门帘上。

浙江女性除了写实的表现方法外,还大量地运用了抽象和半抽象的元素。如对传统莲花的运用上,就不是严格地按照生长在水中的莲花来造型的,而是选取局部加以夸张和变化。笔者曾在宁波四明山区收集到一顶倒莲花型的帽圈,是当地妇女专门为孩子缝制的童帽。整顶帽圈的前面部分是一个倒莲花的翻版,莲叶、莲花、莲蓬的组合让人一目了然。帽圈的四周也是莲花纹和菱形纹的连续环绕。有趣的是,帽子的中间绣有“日”字的吉祥符号,其与黑色莲子的相互映衬,产生了一种具象和抽象的对比,又极大地丰富了帽圈本身的文化含量。又如妇女根据神龟化山、护佑村民的传说设计的古亭帽,也是半抽象元素运用的典范。人们模仿“龟山”上的四角凉亭的形状设计成古亭帽的四角,并在四个角上坠上了四个小球,代表了传说中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帽子前沿上的八个铜人的形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意思,站在顶端的两只仙鹤则是反衬了“神龟”,有道是“龟鹤延年”。这顶包含着多重含义的古亭帽借助形状、色彩、图案所折射出的崇拜心理是宁波人聪明智慧的巧妙体现,也是服饰史上不可多得的作品之一。

### 三、浙江服饰表现材料上的综合性

在服饰的面料上，锦缎、真丝、绡、纱甚至是棉布等，都成为浙江女性施展女红技艺的材料，并根据不同的材料搭配不同的丝线。有些甚至在服饰的局部运用了玉器、银器、金属等材料。不妨以婚服为例展开论述。

传统婚庆服饰的材质受到当时服装面料的影响，多为丝绸、锦缎、棉麻等。旗袍的面料多用织锦缎、素缎或库缎等丝绸织物，上面多有刺绣。后受外来婚庆服饰的影响，一些新面料也运用到传统婚庆服饰中，如羊绒，加入氨纶的合成面料、高档精纺纯毛、丝绸或混纺面料、真丝绸缎或闪光的人造纤维、毛花呢等。服装上还大量运用了亮片、蕾丝、饰花、饰珠来装饰。

在传统婚庆服饰中配以大量配饰也是浙东传统婚庆服饰的一大表现。饰品以金银、玉器居多。如新娘的风冠霞帔、发簪金翠花钿、霞帔、红盖头、项圈天官锁、红色绣花鞋等，新郎的金花、红帛等。甚至有些地方的新娘还时兴佩戴红绒花，以谐音“荣华”，象征富贵。

宁海“十里红妆”这一最具女性特色的婚嫁礼仪既是传统社会中人生重要的结婚仪式以及内房生活的直接反映，也是千百年江南社会积淀的丰厚的文化财富之一。它作为江南传统婚俗的缩影，不仅仅是展示嫁女儿、娶媳妇的个体现象，也是壮大家族、显示富有、增强社会地位的明证，还是传统婚姻明媒正娶的代名词，更是四乡八村喜庆吉祥的社会活动，具有江南地区广泛的共同特征，也呈现出浙东宁海地区鲜明的地域特色。

“十里红妆”婚俗不仅展示嫁女场面和婚庆过程，还通过婚嫁表达传统女性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的独特祈求。同时“十里红妆”婚嫁器物中的龙凤题材和雕刻绘画中的爱情图案，承载了农耕社会中非物质文化的丰富内容。特别是古老的传说形成了宁海十里红妆婚俗，新娘可以用凤冠霞帔，嫁妆雕龙刻凤，享受公主出嫁的待遇，更是封建社会婚俗中不可多得的结婚礼俗和嫁妆形式。宁海“十里红妆”婚俗不仅仅是宁海地区的婚俗概念，同时也是浙江东南沿海的宁波、绍兴、台州等地乃至江南地区千百年来承传的人生礼俗的缩影。“十里红妆”婚俗是江南婚俗传承中不可多得的遗存，至今在宁海乡镇仍传承其部分传统礼仪，红妆依然是现代婚姻仪式中的选择之一，仍旧是四乡八村老老少少喜爱的喜庆活动。

### 四、结 语

浙江服饰在针法、方式和材料等方面表现出的特色是浙江民俗最为闪光的组成部分，其凸显出的地域特色亦是中国民俗乃至世界民俗的一个有力补充。其表现出的多样性、创新性、综合性等特征，既是对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也是中西服饰文化大融合的最好见证之一。据说浙江台州雕平绣的诞生，就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法国仁爱会修女来椒江向天主堂孤儿传授台布、龙鳞档等刺绣工艺，用绸缎配上红绿色丝线绣成椅套、茶杯垫等供教堂内部使用有关。且不说消息是否可靠，但台州雕平绣所采取的平面和立体相结合的针法，则明显地带有西方绘画的风格。考察浙江服饰艺术的方方面面，就是为了让古老的服饰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找到新的着力点，促使其为浙江的经济腾飞、文化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此外，对浙江传统服饰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给予现代传统、民族服饰的设计有所指导和启发，为现代服饰提供资源，使其设计更加丰富、理性。其一，要遵循和借鉴传统文化。一方面，目前市场上流行的中国传统服饰在设计上过于纷杂、零乱，缺少文化特征与内涵。另一方面，对我国传统服饰元素的提炼上存在着巨大的盲从性，依样画葫芦，根本没有考虑当下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其二，要注重发展与创新。中国传统服饰的设计不是一定要严格按照史实而设计，不是把古代的服饰纹丝不动地搬到现代设计中，应立足现代纵观历史，挖掘传统服饰中之精髓。发展与变化是现代传统服饰的趋势，以史为鉴，加入现代设计元素与自己的创意，才能使传统服饰立于不败之地。

#### 参考文献：

[1]（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07．